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曾 巩

夏 汉 宁 著

中 华 书 局

曾 巩

夏 汉 宁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王秀梅

管 巩

夏 汉 宁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桥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4 1/4印张·1插页·83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3.60元

ISBN 7-101-00983-2/I·167

目 录

一、曾巩的生平·····	(1)
欢乐与痛苦交织的早期生活·····	(1)
艰辛坎坷的仕途·····	(15)
与王安石、欧阳修的交往·····	(56)
二、曾巩的文学成就·····	(69)
曾巩的文学观·····	(69)
曾巩的散文创作·····	(83)
(一) 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散文·····	(84)
(二) 曾巩散文创作的风格·····	(96)
(三) 曾巩散文的影响·····	(104)
曾巩的诗歌创作·····	(111)
后记·····	(129)

一 曾巩的生平

欢乐与痛苦交织的早期生活

曾巩，字子固，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诞生在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抚州地区南丰县）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里。这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学习空气浓郁的家庭，这个家庭为曾巩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曾巩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并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行列，这固然与他自己主观上的努力和天赋聪明分割不开，但同时也与他从小所接受的家庭熏陶和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分割不开。

曾氏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家族，其远祖原在山东境内，后几经迁徙，移至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曾巩的高祖曾洪立在唐朝官至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唐昭宗时，曾任南丰县令。曾巩的四世祖曾延铎曾为唐朝右散骑常侍，始籍南丰。曾祖父曾仁旺曾为宋尚书水部员外郎，被封为沂国公。祖父曾致尧，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历任主簿、秘书丞转运使、右谏议大夫等，被封为密国公。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任过如皋、玉山二县知县，后被迫封为鲁国公。曾巩家族的发展脉

络，兹引《曾巩家族世系表》^①予以勾勒。（《世系表》附书后）

这个世系表向我们展示了曾氏家族的基本概貌，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官宦家族的变迁线索。然而，这个家族的声望并非取决于其官位的高低，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在乡里的声望并不是依靠官位和万贯家财而获得的，而是以他们渊博知识、精湛学问和正直品格，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和信赖。曾巩的祖父曾致尧，为人耿直，性格刚率。宋太平兴国八年中进士后，虽官居高位，但为官清廉正直，“勇言当世之得失”，“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②。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他敢于秉公执法，严厉惩处，在任两浙转运使时，他闻知谏议大夫魏庠依仗朝廷旧恩，在苏州任上不善于政，干了许多不法之事，谁也奈何不了他。曾致尧敢于过问此事，查清其过失后，及时向皇帝提出了处罚魏庠的要求：“公劾其状以闻，太宗惊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为公罢庠。”^③对于人民的疾苦，曾致尧非常体恤同情，“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④。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很合宋太宗之意，所以他一度颇得太宗器重。曾致尧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知识丰富，文章也写得很好，年少时便“知名江南”^⑤。他一生著述很多，有《仙凫羽翼》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清边前

① 该表转引自江西省南丰县“曾巩生平事迹展览馆”，引用时略有增删。

②④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见《曾巩集》卷第十二。

③⑤ 欧阳修《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见《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一。

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①。对于祖父的文章，曾巩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方五代之际，儒学既衰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閎深隽美，而长于讽喻……”^②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曾为如皋（今属江苏省）、玉山（今属江西省）二县知县，后追封为鲁国公。曾易占在任玉山知县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把县政治理得井井有条，“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恶，而至于桥梁廨驿，无所不治”；在如皋时，“岁大饥，固请于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数万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赋如常，公独不肯听。岁尽，而泰之县民有复亡者，独如皋为完。既又作孔子庙，讽县人兴于学”^③。由于易占生性刚直，因而得罪了一些人，并遭受诬陷而落官。“知信州钱仙芝者，有所丐于玉山，公不与，即诬公，吏治之。得所以诬公者，仙芝则请出御史，当是时，仙芝盖有所挟，故虽坐诬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归，不仕者十二年”^④。他虽然遭诬含冤退居故里，但却没有半点个人忧怨。在家闲居时，他作文章十余万言，《时议》十卷，阐述他的政见及主张，他认为：“时议者，惩已事，忧来者，不以一身之穷而遗天下之忧。以为其志不见于事，则欲发之于文；其文不施于世，则欲以传于

①②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见《曾巩集》卷第十二。

③④ 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三。

后；后世有行吾言者，而吾岂穷也哉？”^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才能做到身闲居于家中，而心仍然忧虑着国事。宋仁宗宝元年间（公元1038—1039年），李元昊反叛，契丹军兵也侵入宋朝边界，“天子独忧之，诏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讳”^②。曾易占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书朝廷，以抒己见。他说：“天下之安危，顾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无可忧者；不自治，忧将在于近，而夷狄岂足道哉。”^③书中所言数事，均为国事政事，丝毫没有涉及个人遭遇，“公之遭诬，人以为冤，退而贫，人为之忧也。而公所为十余万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乱，至其冤且困，未尝一以为言”^④。他这种刚强正直的性格，不与世俗苟合的处世态度，忧国忧民的精神，在当时那种社会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曾易占能诗善文，在当时颇有名气，如他的《题洪州僧寺》诗：“今朝才是雪泥干，日薄云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时到，溪上梅花正好看。”^⑤写得通俗易懂，而又感情丰富，值得一读。至于他的文章，王安石在《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中曾有介绍：“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试于事，又愈以有名。”曾巩的伯父曾易简，博古通今，学术造诣很高，他曾以神童召试舍人院，著有《唐臣事迹》、《两汉谏议》等著作。

在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下，曾巩自幼便养成了勤奋学习的良好习惯。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学苦读，虽然他年纪幼小，但是天赋很高，“生而警敏，不类童

①②③④ 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三。

⑤ 引自《宋诗纪事》卷十一。

子”^①，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②。幼年时的苦读，并没有泯灭他天真烂漫的童心，他的童年时代，既有朗朗书声，又有活泼的嬉闹和纯洁可爱的笑声，曾巩在《学舍记》一文中，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在祖父曾密公旧宅大院内，既有他刻苦读书的学舍，又有他嬉戏玩耍的场所。在这个大院内，他在熟读《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之余，又聆听了祖辈的动人故事，

“荣亲园”就记载了他祖父的一段故事，传说其祖父曾致尧官梁州（在今陕西汉中一带）时，曾告假归乡省亲，其母周氏置酒于园中，族戚咸集，其中有人讥诮曾致尧衣冠敝垢、仆马羸瘦，其母却说：“贫而见我，是我荣也。若黜货而归，貽吾忧矣。”因名其园为“荣亲园”。

在南丰县城南门，盱水河畔的半山腰上，有一巨岩，此岩背倚高山，面临盱水，山水交映，景色秀丽壮观。曾巩年轻时，曾与兄弟诸人攻读于此，因此后人称之为“读书岩”。传说读书岩的山顶，曾有巨石三块，如同天然卧榻，皆朝东向，曾巩和兄弟诸人，常并坐于石上读书习字。读书岩下侧有一小池，曾巩在岩间抄书写字后，常洗笔其间，故后人称之为曾巩“洗墨池”。读书之余，曾巩还在读书岩之巅，亲手栽种樟树两株，枝繁叶茂，历七百余年。读书岩曾因曾巩兄弟诸人在此攻读，并同时试中进士，而在南丰名噪一时。

① 曾肇《亡兄行状》，见《曾巩集》附录。

② 《曾巩传》，见《宋史》卷三百一十九。

麻姑山南麓，盱河之北岸，曾巩的祖父筑有别墅一座，名曰“云庄”。曾巩年轻时，常来“云庄”居住，并求学于北宋著名思想家、诗人李觏（1009—1059）门下，苦读于凤凰岗书院。当时，聆听李觏讲学的有千余人，而曾巩则是其中佼佼者。曾巩学习刻苦，十二岁时，曾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也。未冠，名闻四方”^①。及至十六、七岁时，对前人文章，仔细琢磨，认真研究，必明其义方止。对那些优美动人、脍炙人口的名篇，他都要细心揣摩，领略真旨，而且还要撰文相比，加以对照，找出自己文章中的不足之处，以便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在《学舍记》中，他说：“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这种基本功的训练，不仅使他熟悉和掌握了古文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且也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增加了知识积累，开阔了知识领域。

科举求仕，这是封建社会文人求取功名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曾巩生长在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也毫不例外地要择取这条途径。因此，他刻苦攻读，发奋上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了求取功名。一旦考场得意，金榜题名，踏入仕途，不仅能光宗耀祖，而且能一展宏图大志。然而，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命运之神并没有给他特别的优惠和照顾。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是，他脚下所走的这条路却是那样坎坷，在这条路上，他奋斗了二十一个春秋方才实现了自己

^① 曾肇《亡兄行状》，见《曾巩集》附录。

的愿望，真是岁月蹉跎啊！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曾巩这位年方十八的少年才子，带着青年人的自信，从家乡南丰，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途。他满腹经纶，原以为这次能在考场上施展才华，夺取功名，然而，事与愿违，等待他的却是名落孙山的结果。正值曾巩陷入痛苦之时，他却意外结识了来京游玩的王安石，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曾巩入太学，在京师结识王君俞，并在王家住数月之久。第二年，他又一次落榜而归。归乡后，里人对他的失败进行冷嘲热讽，有些与他不和的人，竟作打油诗来挖苦他和他的兄长曾晔（这一年他们兄弟二人均落榜而归）：“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①考场的失败，里人的讥讽，并未使曾巩气馁和消沉。他回到家中，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在逆境中努力拼搏，在冷嘲热讽中发愤上进。但是，对于科举制度的陈腐和这种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曾巩却感到郁愤和不满。他曾写过一首《一鹗》诗，以抒发自己空怀壮志，生不逢时的郁愤之情：“……归来礪鬼载俎豆，快饮百瓮行春醪。酒酣始闻壮士叹，丈夫试用何时遭？”对于不识人才的朝廷，曾巩也是非常不满的，他写的《高松》诗便暗寓了这种不满之情，诗中写道：“高松高干云，众木安可到？汤汤鸣寒溪，偃偃倚翠纛。侧听心神醒，仰视目睛眊。风雨天地动，一叶不敲倒。岂同涧中萍，上下逐流潦。岂同

^① 引自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

墙根槐，卷卷秋可扫。凤凰引众禽，此木阴可煮。君求百常柱，星日此可造。般匠世无有，方锺野人好。”诗中以高松伟岸不屈来比喻自己清高孤洁的个性，表示自己决不做那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小人。同时，诗中也发泄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哀怨和愤懑，并希望自己能被尽早发现，早日成为对社稷有用之材。在《咏雪》诗中，他也以“忧民既非职，空致新诗章”的诗句，抒发了自己这种报国无门的激愤之情。

庆历二年，曾巩虽然再次落榜，但他却结识了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并投于欧公门下。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十分赞赏，并对他考试不售的遭遇非常同情：“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呜呼，一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①在《送杨辟秀才》一诗中，欧阳修一方面赞扬曾巩才华出众：“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虽有荐才之意，却又力不从心而慨叹：“嗟吾虽得之，气力独何弱？帝阍启岩岩，欲献前复却。”从欧阳修这些诗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欧阳修对曾巩的热心关注，又可以了解到当时科举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北宋的科举制度，在当时仍援用隋唐旧制，虽然在方法

^① 欧阳修《送曾巩秀才序》，见《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二。

上作了某些改进，但在内容上却没有什么变化，如进士科的考试仍以诗赋为主，而且试诗有定式，要求很严格，须用五言六韵，一味追求和崇尚华而不实的辞藻。对于这样一种陈腐的科举制度，曾巩一方面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又不为迎合这种制度而改变自己“文以经世”的主张。他推崇欧阳修，正是因为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对他有着积极的影响，他盛赞欧阳修能“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称欧阳修的文章“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①。他把欧阳修的古文创作视为学习的楷模，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仍能专心于古文。曾巩这样执着于古文创作，无疑会影响他科举的成功。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任主考官，他利用这次机会，对积弊很深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他废除了科考中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使考场风气为之一变。《宋史》曾载：“（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②也正是这一年，年满三十九岁的曾巩，重整旗鼓，率领弟弟曾牟、曾布，从弟曾阜和妹婿王无咎等人，离乡赶考。在告别母亲朱夫人时，朱夫人感叹地说：“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③这一次，曾巩一行全部金榜题名，俱中进

① 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见《曾巩集》卷第十五。

② 《欧阳修传》，见《宋史》卷三百一十九。

③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

士第。曾巩屡试不第，却能在这一年取得成功，这是曾巩在失败面前不消沉、不气馁，于逆境中更加发愤上进，于讥讽中更加努力拼搏的结果。同时，也因这一年是欧阳修任主考官，他对考试制度的改革，使得考场风气为之一变。由于主观努力和客观有利条件相结合，横亘在曾巩求仕道路上的障碍终于被铲平了。

如果说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交织着痛苦与欢乐，那么，在曾巩早期生活中，也同样交织着痛苦与欢乐。曾氏家族虽是一个世宦之家，但是，这个家族的经济生活并不算富裕。特别是景祐三年其父曾易占落官而归后，其家庭生活更见窘迫。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曾巩科考失败，从京城回到家乡，落第的痛苦和生活的重担就这样过早地压在了曾巩的肩上。曾肇在《亡兄行状》中回忆道：“初，光禄仕不遂而归，无田以食，无屋以居，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飧粥之养。”面对家庭的艰难景况，刚从京师归来不久的曾巩，便写了《上齐工部书》，请求居住临川。因为曾巩虽然世居南丰，但在南丰田屋甚少，他在《上齐工部书》中说：“巩世家南丰，及大人谪官以还，无屋庐田园于南丰也。”而且“祖母年九十余，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故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川者久矣。”曾巩为了与家人同在一起，他与诸弟也常侨居临川。他要求寓籍临川的另一个原因是“欲学于临川”，根据北宋进学制度规定，“凡入学者，不三百日则不得举于有司”。他的这个要求虽然“已疏于州而见许矣”，但是，为了使有司免生疑虑，他又请当时作为朝廷使官来到江西的齐工部予以证明，他说：“不得执事一言，转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学者

或有所缘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他的请求得到了齐工部的允许，于是曾巩常寓临川，一边求学，一边操持家事。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羌叛，李元昊反，宋仁宗诏求直言，曾巩父亲应诏赴京上书。次年，曾巩随父亲暂寓南康（今江西星子县），与李子京相居为邻，两人交往甚密：“康定初，先人寓南康，与李君居并舍。是时君年未四十，游余父子间，相好也。”^①庆历元年，曾巩入太学，赴考又不售。第二年归抚州后，他便居于家中达六、七年之久，很少远出。在这几年间，他除了与朋友交往外，还写了许多散文作品和诗歌作品，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操持家事上，在《上欧阳舍人书》中，他曾经向老师欧阳修叙述了自己这段期间的生活情况：“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由于家事艰辛，再加上苦攻学业，曾巩积劳成疾。庆历六年，曾巩因患肺病，卧床不起，几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是时肺气壮更恶，日以沉冥忧不疗。岂其艰苦天所悯，晚节幸值巫彭妙。放心已保性命在，握手犹惊骨骸峭。”^②多亏一位姓刘的大夫，医术精湛，妙手还春：“小人久病如愁感，每叹地僻无良医。……临汀刘君落落者，六伎绝伟如天资。潜心密与造化会，布指冀有精灵随。马蹄所至病魔屈，我于此时欣得之。一来握手与我话，委曲衰王肺与脾。囊中珍丸撮星斗，俾我嚼咀心颜怡。洒然沉疴一日解，始免未老为枯骸。”^③虽然经过调治，

① 曾巩《尚书比部员外郎李君墓志铭》，见《曾巩集》卷第四十三。

② 曾巩《代书寄赵宏》，见《曾巩集》卷第三。

③ 曾巩《送刘医博》，见《曾巩集》卷第二。

到冬天曾巩已大病初愈，但是，其家境清贫的状况却不见好转，“今年霜霰虽未重，室冷尚无薪可燎。一亩酸寒岂易言，局促不殊鱼在罩。”^①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病体初愈的曾巩，虽然还很虚弱，但是为了侍奉父亲进京，他只好启程远行。八月，他顺道看望了贬谪在滁州的欧阳修。九月，曾巩与父亲一道来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到南京后，曾巩投书拜谒退寓南都的杜衍。他的这种“干谒”行为，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出于对杜衍的敬慕，因为当时杜衍已请还印绶，以太子少师致仕，如果曾巩是趋炎附势之人，那他就不会去谒见这位失势相公。在《上杜相公书》中，曾巩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杜衍对这位“不识时势”的年轻人很器重，尤其是对他的文章更是赞赏，后来，杜衍给曾巩以许多的帮助。到南京不久，曾巩的父亲染病卧床不起，曾巩终日侍立左右而不敢擅离。在南京，曾巩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请医买药，又缺经费。杜衍得知消息后，给予了大力资助，曾巩为父亲请医问药的一切费用，均由杜衍支付。由于父亲病势太重，医治无效，结果客死他乡，曾巩扶柩而归的盘缠，又是杜衍解囊。父亲的去世，使曾巩无限悲痛，而杜衍的慷慨相助，又使曾巩万分感激。回乡后，他把父亲安葬在南丰老家。后事处理毕，曾巩即作书答谢杜衍。在《谢杜相公书》中，曾巩

① 曾巩《代书寄赵宏》，见《曾巩集》卷第三。

以无限感激之情写道：“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櫟之重，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

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的重担便全部压在曾巩的肩上，他既要更加周到地奉养继母朱夫人，又要为众弟妹求学婚嫁诸事操心，为了支撑这个家，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与刘沆龙图启》中，曾巩感慨地说：“四弟怀仰哺之托，九妹有待年之期。凡縻敝于秋毫，皆经营于方寸。”对兄长的养育之恩，其弟妹都十分感激。曾肇在《亡兄行状》中说：“光禄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阖门待哺者数十口，太夫人以勤俭经理其内，而教养四弟，相继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时，且得所归，自委废单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实公是赖。”这种感激可说是其弟妹的共同心声。

在曾巩扶柩南归这件事上，有些人故意大作文章，制造谣言攻击他，说他未奔丧，是不孝之子。王安石从段逢的书信中得知好友曾巩遭受诽谤，非常气愤，在《答段逢书》中，他以自己亲眼所见，为曾巩辩诬：“父在困厄中，左右就养无亏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此某之所见也。”王安石还劝段逢不要轻信流言，妄议曾巩。除了以事实驳斥流言外，王安石还对曾巩的文章和人品给予高度赞扬，他说：“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itongboo.com